

# 紐約客

白子夏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此心。

陳子昂登幽州台

歌

# 骨灰

父親的骨灰終於找到了，是在 <sup>出書</sup> ~~這~~ 部 ~~書~~ 的 <sup>第</sup> ~~幾~~ 頁上。  
 大哥寫信來道，組織決定替父親平反，預備在交通大學  
 校內舉行追悼會，他 ~~要~~ <sup>希望</sup> 我在十二月十五日前 ~~趕~~ 到上海  
 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我到的  
 回國新  
 趕

# 逝約客

白芝勇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 骨灰

中共科學院

父親的骨灰終於找到了。今年夏天，大哥<sup>在上海</sup>邀請回去講學兩個月。大哥是康奈爾大學的名教授，石油及化工專家，中共科學院一直在爭取他。年初科

赴

學院派<sup>赴美</sup>到美國來的一個訪問團，到美國未時，團長特別

到康大去訪問大哥，跟他<sup>商量</sup>回國講學的事情。大哥

指定到交大教課，<sup>這是他唯一的條件。</sup>父親曾在

交大教書二十多年，<sup>那裡还有不少他的老同事，</sup>大哥到

交大，<sup>就是想</sup>向他們<sup>打听</sup>父親生前的情形。大

哥全家一行四人，大姐及兩個女兒也都<sup>去了</sup>，旅費吃住全

由中共招待，而且還讓大哥一家住回到我們從前福<sup>煦路</sup>

那棟老房子裡。那棟兩層樓片國式的洋房，本來老早充公

了的，大哥回去，特別<sup>羨慕</sup>，<sup>羨慕</sup>向中共當局<sup>申請</sup>，而且還重新

粉刷<sup>修補</sup>過。大哥向中共當局申請，把下放到的蒙呼

和浩特<sup>的小平</sup>也調回到上海來。小平是我們的異母弟

弟，本來是<sup>中學</sup>老師，六八年被打成反革命家屬後，流

數學

增產報國

放到內蒙，繳了身分證在一個公社裡，牧了十年的羊。大哥和小平，兄弟兩個人，千方百計，一步不<sup>放鬆</sup>的追蹤，最後終於在崇明島的勞改營裡，尋到了父親的遺體。幾十年的勞改中，是大可<sup>多</sup>年<sup>來</sup>食難<sup>之</sup>的心願。他<sup>是</sup>基本<sup>上</sup>授<sup>予</sup>繼續分了。他<sup>是</sup>常常道，他的<sup>是</sup>拾<sup>起</sup>與態度，完全是受了父親的

影響。他<sup>是</sup>數<sup>理</sup>的底子，也<sup>是</sup>全<sup>靠</sup>父親替他<sup>打</sup>的。

大哥從上海回<sup>美</sup>，曾到<sup>我</sup>紐約來，在我<sup>家</sup>。

Rockella 的家裡，住了一個星期，跟我敘述他在中國尋<sup>我</sup>父親<sup>的</sup>始末。

德  
青  
丹  
後  
結

# 紐約客

白先勇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 骨灰

父親的骨灰終於找到了。

信來說，父親的骨灰是在崇明島的勞改場上尋到的。自

從去年<sup>大哥</sup>擱掉帽子，從內蒙的呼和浩特回到上海，他  
便開始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一九六七年文革正值顛峰，

<sup>古哥</sup> 我受了父親的影響，被打為反革命家屬，下放到內蒙去  
牧了十一年的羊。這期間，他與我失去連絡，回到

上海，才知道原來父親在六九年早已病故。死在崇明島的

勞改場上。據說父親是心臟猝死的，就在崇明島的

勞改場上，至於確切的日期及詳情，却無法打聽出來。

因為事隔多年，崇明島勞改場上人事非，連黨支書都  
換過了三個。而且文革那段亂日子，死人是常事，  
的事，<sup>崇明島</sup>勞改場上，<sup>現在</sup>恐怕也無從得知了。即便  
還有保存者，恐怕也無從得知了。

當年的情況

像父親這樣  
的例子，非常普遍

余家二舅方今年年初，隨著中共科以邊的訪問團，<sup>赴美</sup>到過紐約。

父親在文革期間

<sup>遭難</sup>的情形

我是從余家二舅那裡

得知一二

又得知一二的。余家二舅是母親家的遠親，~~與父親同輩~~

海交通大學的同事。父親教授應用物理，他教數學。六七

年，兩人同時受到沖重，一齊~~被~~用。父親的名氣大，個性

耿直，尤其因為海外關係複雜，~~我~~讓母親教在<sup>香港</sup>大學

~~教書~~，~~被~~列為<sup>走資派</sup>十大學

閥之一，又因為母親在臺灣，~~我~~二舅在美國，海外關係

複雜，~~更~~如<sup>上海</sup>的~~反~~革命的罪名。余家二舅~~被~~要求

到紐約只跟我匆匆見過一面，因為當時有科學院其他的人

在場，不便詳談，只是趁便跟我畧述一二。他~~對~~父親

憤的告訴我~~父親~~，父親在文革給<sup>得</sup>得很慘，讓紅衛兵

打得遍體鱗傷，一口牙齒都敲落了，而領頭侮辱他的，却

是<sup>最</sup>崇<sup>重</sup>的<sup>一</sup>人

正是他~~被~~動教<sup>的</sup>學生。其中<sup>罪</sup>狀之一，是

我跟二舅從美國寫<sup>回</sup>去的信<sup>抄</sup>了出來，~~支~~

成<sup>通</sup>外國的<sup>証</sup>。余家二舅嘆了一口<sup>交</sup>道：你父

親很硬，一直不肯認罪，所以受的苦也~~最~~重<sup>他</sup>最<sup>究</sup>。

骨肉反

骨肉反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九年大哥... 從雲南邊境回到上海，便開始四處打听，尋找父親的... 骨反... 曾反... 得要領。那邊的領導者早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記得有... 刺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派到崇明島勞改的知... 羅仕... 單之

No.

只不... 一個... 的... 非... 傑... 出... 的... 教... 育... 教... 授

離... 是... 一... 個... 非... 常... 傑... 出... 的... 教... 育... 教... 授

路... 過... 幸... 甚

設... 份... 子... 數... 以... 千... 計... 交通大學父親的同事就有五十幾... 個... 父親... 也... 就... 山... 有... 人... 去... 理... 會... 也... 向... 光... 那... 個... 年... 代... 勞... 改... 場... 上... 或... 人... 是... 常... 有... 的... 事... 大... 哥... 奔... 走... 兩... 年... 父... 親... 的... 遺... 骸... 仍... 舊... 沉... 在... 海... 底... 我... 們... 正... 感... 到... 絕... 望... 而... 備... 放... 棄... 三... 兄... 弟... 石... 印... 干... 驚... 一... 三... 兄... 弟... 的... 骨... 灰... 其... 實... 剛... 在... 崇... 明... 島... 的... 勞... 改... 場... 上... 中... 後... 馬... 上... 打... 了... 一... 個... 長... 途... 電... 話... 到... 來... 他... 很... 激... 動... 友... 友... 預... 備... 替... 父... 親... 向... 追... 悼... 會... 恢... 復... 的... 名... 譽... 邀... 請... 我... 三... 弟... 到... 上... 海... 參... 加... 同... 事... 追... 悼... 會... 後... 並... 帶... 且... 從... 美... 國... 回... 紐約... 出... 面... 真... 善... 美

No.

普林士頓的博士

將在

石油公司。

父親的遺體安葬在士公墓。這都得感謝菲力浦。三年前菲力浦與中國石油部簽訂了約，共同開發石油。底自由。菲力浦前住三弟到北京去接洽事宜。三弟是石油部專家，在菲力浦頗受重用。三弟去北京，是石油部的貴賓，石油部很週到，要招待三弟全國旅遊，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家也派人去擇着粉刷油漆，而且還裝上了電話，預備我們到上海參加這博會時，三弟可以在家團聚。不用送，這博會一定也是各部部長多，安排。文革期間，父親被用，是罪狀之一。他的留外關係複雜，兩個兒子也受影響。三弟的信件，又被檢閱。他打去書來，裡通外國，更變成了父親重要罪狀。他

No. 2.

悟

活活回車

衣錦還鄉

你

何

相

國教

這事真了，可是這四字不是三弟。父親的骨灰恐怕也~~被~~停放在官邸高塔改塔，與其他許多文革中~~被~~的遺骸混在一起。~~我~~不知何時才得入土安葬。我對父親的印象不深，四九年母親領着我和三弟前上海，投奔在青島的舅父，我才七歲，只記得父親的脾氣很~~凶~~，母親跟他大吵，要他一律禁用，父親不肯，他這學期沒有結束，也全還~~未~~敢試，他不能負責任，舅舅已開槍，而且也不許大哥走。因為大哥在南洋模範中學，還有兩個月就要畢業了。就因為父親一念之差，我們一家人從此分隔海峽兩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沒能團聚過。後來母親在台灣改嫁，做了大官夫人。

No.

(24x25)

真善美





丹月 灰

白先

(unc)

親自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九年大哥摘掉帽子，從雲南邊境回到上海，便開始打听，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他曾經到過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四五七幹校的領導老早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派遣到崇明島的知識份子數以千計，~~...~~父親在交通大學雖然是~~...~~教授，但還稱不上是學閥，他在崇明島上的生死

資質

No.

①

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會。那丁年代，幹校的勞動場上倒數~~...~~情。大哥奔走年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石沉大海，~~...~~當局竟主動~~...~~出面，協助大哥，到崇明島上追查父親遺骸的所在。大哥把父親的骨灰運回家中後，馬上打~~...~~一電話到紐約來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道交通大學~~...~~系備替父親申遺葬會，恢復他的名譽，並且邀請我和三弟~~...~~回從美國回上海去參加~~...~~這~~...~~有~~...~~覺得感謝美國菲力浦石油公司。年前菲力浦與中國石油部簽訂了約，共同開採海峽~~...~~。菲力浦在奧克拉荷馬的殼公司選中了三弟，要派他到北京去接洽事宜。三弟是普林士頓的化學博

今年之初

五七

吳昌部

真善美

No.

(24x25)



Empty grid for handwriting practice.

Grid for handwriting practice containing text.

中  
國  
百

他那位司令官丈夫对我们实行军事管理。家中时常有体  
 制<sup>自</sup>的場面，~~我~~我对台湾那个家深恶痛绝。出来美国十八  
 年，台湾~~也~~一次也没有回去过。~~自~~自是来到美国後，对留  
 在大陸上的父親，却愈來愈~~恨~~恨。愈深切，我跟  
 三弟约~~也~~，一有机会，我们两兄弟一同回上海，去探望~~也~~  
 父親。後来父親死訊傳來，我為之久久躊躇，一股莫須有  
 的罪疚~~恨~~一直折磨心斗。父親

自

愈想  
去解





他道：「五七年反右，高岗反党，~~苏联~~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  
捲了进去，全都打成右派。救国会七君子没有一个有白下  
场，王造时、章伯钧给闹的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连深漱  
老还挨毛泽东骂的真死，我们一个个也就禁若寒蝉了。从  
前陈寅恪悼王静安有两句诗：『齐世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日  
皆苟活。』——我们是苟活了二十斗呵！——  
非立表伯的志，有莫哽咽住了。大伯端起  
酒，嚷道：  
来、来、来，老弟，『一壶濁酒喜相逢』，~~你~~你能出来  
还则得着这个老表哥已经很不错啦。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红了。两  
长茅台下肚，也就区到全身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一盤矮的挪到鼎之表后面  
前让他退后，当年古蔺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累死一  
部份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信你  
们的话，一帮作乱起来。

表哥，你当时自己看到的，鼎之表伯极力分辯道：  
~~我们那时有~~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是太坏！甚麽王子登科  
、百條不理，上海南京的人說他们是劫掠，一点也不冤枉。  
——民心就是那樣的，我们那时也还能保持緘默麼？  
大伯听了没有说话，他又用袖口拭了一把汗，面颊上  
的眼底，湿润了半晌，他空手端起靠桌边的那根拐杖  
指向客廳牆壁，那张大照片叫道：  
No. 12

路過  
台北

No. 1

昨天晚上的電話是羅珍珠打來的。電話响了十幾下，于乃真才听到。她瞄了一下牀頭的鬧鐘，已經十二點半了。羅珍珠是曼谷打來的。她下午到台北。曼谷打來時，她在台北只停一夜。要于乃真把時間留出來，兩人一起吃晚飯。于乃真問她要不要約耿仲英和蔡杰。不耐煩地說：「不要她們，從電話裡于乃真也看得到羅珍珠在皺眉頭，我就要回你一個人。」羅珍珠的語氣是命令式的。你那裡掛花幾點鐘了，珍珠？于乃真忍不住問道。

是這了兩針耳

兩吳半，我剛洗完泰國浴，才爽得很呢！電話裡傳來一陣哈哈的笑聲，那是羅珍珠特有的。一笑就笑個不停，樂不可支的模樣。于乃真也禁不住跟着她笑了起來。于乃真回到房裡，她先生溫誠問她：「是誰打來的電話？」于乃真告訴他，是羅珍珠。她先生翻過身去咳嗽了。一句：「又是你那個瘋子朋友，便呼呼睡去。」羅珍珠始終未見過面。是羅珍珠不要見面溫誠。有一兩次，般這仁愛路多人簽後，于乃真想把她請回家裡，尤其是她上百萬裝潢的新家，羅珍珠却一口回絕了。罷、罷、罷，擺手笑道：「可憐得回你那個瘋子先生。」溫誠姓溫，人一點也不瘋，做起生意來還挺精明。

半被三更

遇你。可是羅玲珠知道了溫誠專門代理迪奧，卡登這些  
 高級化妝品，她就下結論道：男人愛女人香水，就一定是  
 個極生。羅玲珠有她自己一套邏輯，于乃真也自認她十分  
 精起。牛一水羅玲珠從巴黎打電請來，台北問是清晨  
 甲穿半了，而且一講就上了十個鐘頭，她坐起來靜心便  
 看羅玲珠抱著丁的筒在咕咕噥噥，  
~~羅玲珠~~羅玲珠與溫誠~~不~~不見也~~不~~不見，~~羅玲珠~~羅玲珠回  
 了溫誠不知道含意甚度不中所的溫誠，溫誠對他的女客戶  
 離出低言下氣，但是骨子裡是個徹底的女男人主義，  
 以羅玲珠之跋扈處，溫誠保住會反底相讓。~~羅玲珠~~羅玲珠，  
 還是讓他們兩個人分開吧，溫誠和羅玲珠本來就是屬兩個  
 世界裡的人。永遠

于乃真鑽回被窩裡，腳底板已經冰涼了，台北的十  
 一月，~~被窩~~被窩裡的寒氣是鑽骨的。于乃真在被窩裡也禁不住  
 打了兩個寒噤，睡意倒是全消了。



式的。

你那裡花兒笑神了，珍珠，于子真忍不住問道。

兩桌半，我剛吃完泰國菜——足足吃了兩個鐘頭，  
覺得很好吃，電話裡傳來一陣咯咯的笑聲，那是羅珍珠特有的，  
一笑就笑了不停，好像樂不可支的模樣。于子真也  
禁不住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

于子真回車房中，她先生溫誠問她，  
~~用~~是誰打  
來的電話，于子真告訴他是羅珍珠，他先生翻過身去咕噥  
了一句：「又是你那個瘋子朋友！便又蒙頭睡去了。其實溫  
誠和羅珍珠始終未見過面，羅珍珠不要溫誠，  
~~新加坡~~ ~~未~~ ~~來~~ ~~的~~ ~~事~~ ~~情~~ ~~也~~ ~~不~~ ~~知~~ ~~道~~，  
于子真剛在永和買下這幢小公寓，她想把羅珍珠接回家

竹林路

孔雀牌

昨天晚上的電話是羅珍珠打來的，電話响了十幾下  
于子真才听到，她瞟了一下林頭的鬧鐘，已經十二桌半了。  
羅珍珠是從曼谷打來的，她力于下午到台北，這台在  
台北只停留一夜，她要于子真把時間空出來，兩人一起吃  
飯。于子真向她要不到約款伸來和蔡杰。

不要她們，從電話裡于子真也似乎看得到羅珍珠不耐  
煩皺眉頭的樣子，我就要你一個人。羅珍珠的口氣是命令

呵



# 骨灰

白是勇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八年哥之摘掉帽子從雲南邊境回返上海，便開始四處打听，尋找父親的遺骸了。他曾經數度到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已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下放到崇明島勞改的知識份

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任教，雖說資格很老，但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數學教授，稱不上「反動學術權威」，他在崇明島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會。那個年代，勞改場上倒要一兩年萬休養的知識份子，大概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哥之奔走年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終石沉大海。父親在崇明島勞改了八年，據說是七六年初去世的，帶四人幫創台只差幾个月的志景。按規定，骨灰保存的時限是三年，三年一過，無人認領，便會處理掉，因此哥之焦急萬分，生怕斗張一劑，父親骨灰流落所，那麼便永年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年初，突忽間，路過奉賢，交通大學竟主動出面，協助哥之，到崇明島追查父親的遺骸所在。哥之把父親的骨灰送回上海以後，馬上打了一

No.

1.

家中

孔雀牌

个電話到紐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道去大預備暫父  
 祖用這機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並且還邀請我到上  
 海參加。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去年福斯  
 特惠勒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約，賣給北京第一機械  
 廠一批巨型液壓鍋爐，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金。公  
 司與中國工業部周旋了將近一年才成交，這得來不易。這  
 是公司打開中國大陸市場的一炮，因此份外重視，特別  
 派我率領一個五人工程師團，赴北京訓練一機械廠的技  
 術人員。工業部的接待事項籌備得異常周到，大概打算把  
 我當做貴賓招待吧。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趕  
 着粉刷油漆了一番，並且重新裝上電話，以便我們到上海參  
 加父親的追悼會時，可以住在家中，與哥之團聚。不消說

去年十二月  
 每個月  
 給母親

1 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那邊當局派人安排的。  
 2 四八年冬天，上海時局吃緊，父親命母親攜帶我出走  
 1 投奔在香港做生意的大舅，他自己暫留上海，等待時期  
 結束，再南下與我們會合。母親與他幾番爭論，父親始終  
 不為所動，他道學生大放逐未完畢，他不能撒手讓他離去。  
 母親最不能諒解父親的，就是他如哥之也強行留下，因為  
 哥之學校也正在改試。不料我們不到香港，共軍已經渡江  
 。父親這一個決定，使得我們一家人，從此分隔海峽兩岸  
 1 迄今三十多年，再也未能團聚。母親在台渡過了她的  
 凄涼的下半生，從她憔悴的眼神及無奈的喟嘆中，我可以深  
 之感到她對父親那份窮年累月的思念。母親臨終時，終  
 於失望的嘆道：「我是見不到你父親了，希望你們兩父子

只  
 孔雀牌

還有團圓的一天。六五斗我到美國來留學，第一件事就是託香港的朋友轉告父親取得連繫，透過他的傳遞，或與父親開始通信。我們互相通了封條，就中斷了。因為文革已經爆發，與父親就失去連繫。我給父親的信上只是泛泛的聊了一些家常，沒想到那封家書却給父親子弟窮的災禍。那些信被紅衛兵打家抄了出來，當作父親親裡通外國的罪証。為此，母親與我去了台灣，海外關係雜誌，這下罪加一等，終於放到了崇明島去。父親到底吃了些甚麼苦頭，哥之信上都沒有道起，他只簡略的提到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壓的痼疾，最後是因為腦沖血，倒斃在農場上的，他死時正好七十歲。去中國的行程，公司都替我們安排好了。一月二十

因為

從舊金山坐泛美直達上海。十九日我坐飛舊金山，打算在舊金山停留一晚。龍志高邀我到他家去過夜，第二天他會親自開車送我上飛機。自從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向柏直萊後，就沒有見過龍志高，算之也將近十年了。我在柏直萊改讀博士最後一年跟龍志高做了室友。我們在 Dwight Way 上合租了一間公寓，兩房一廳一個月才兩百塊。龍志高剛從台灣出來，正是與政敵爭鋒的時候。他是台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是他們的系狀元。在柏直萊唸書的時候，還拿了個四年全學獎學金，所以一來就租了一輛五成新的雪車，柏直萊上實驗室我常去乘他的便車。自從我改讀物理後，台大的物理學系受了莫大的鼓勵，一个个都想向弗諾貝爾一試之

3

那時

(24 x 25)

孔雀牌

本來就  
或仿有  
問題

癡  
成  
衰  
衰  
衰  
衰  
衰  
衰



向物理系变成了最热门的科系，我联队的中一支队伍的也  
是物理：可惜差了十五分，降落到大机械系去，因此我对  
物理系的男生总有一种羡慕。尤其是能志高，他在柏克萊  
的指導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張伯倫，張伯倫是物理系的系  
長，諾貝爾獎的得主，又是加大勞倫斯實驗室的主任。他  
對能志高格外垂青，居然讓他參加勞倫斯實驗室國際蜚聲  
的反原子分散實驗，實驗組裡只有能志高一個中國人。  
~~我聽說能志高在加大~~ ~~正是能志高做起實驗來，~~  
~~狂熱的程度令人吃驚，~~ 我記得他那天亮才從山上的實  
驗室回來，週末也<sup>上山去</sup>。他那時才二十七歲，  
柏克萊的中國同學一致看他，認為他最有可能變成物理  
加二。

是張伯倫  
滿志

No. 4  
我唸完博士就到紐約做事去了，~~在紐約待了幾年~~可是就  
志高跟元斷之續之信還有聯繫。七一年他寄了一張聖誕卡  
來，上面短短的寫了一行：志羅，我參加了保釣。我有突  
感到意外，因為平常很少听到他談政治，最多也就是批  
評一下國民黨。後來听柏克萊的朋友說，能志高投身保釣  
真是破釜沉舟的。他在那裏退出了張伯倫的實驗小組，  
連獎金也丟掉了。~~他在那裏~~等到保釣運動  
煙消雲散後，能志高再想回去，~~物理系~~取消了他的博  
士候選人資格，政院沒有通過。能志高弄得很狼狽，因  
為有了紀錄，如學校申請不到。他<sup>加拿大</sup>到一家~~大學~~  
~~唸了兩年~~，回到~~灣區~~區  
奧克蘭一家電腦公司上班去。我在舊金山採訪且引就

最後連物理也放棄了

孔雀牌



告诉明珠，他们去逛长城，发现所行路程满了租，明珠顿时  
时耗得面容失色。这次我要她跟我一起去中国，她斩钉截  
铁，一口回绝了。

萧敏好吧？我随口问道。

她摇摇头，志高答道。

我吃了一惊，志高~~竟~~给我的信上从未提起，不过  
我却记起来去年他给我的圣诞卡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萧敏在柏克莱的风头很健，人长得美，口才又好，她在台  
北读的~~是~~是美国学校，柏克莱学生反越战运动，萧敏上台  
演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得了不少掌声。志高和萧敏  
是在保钓运动裡认识的，他们结婚时寄了一张照片给我，  
郎才女貌，一对璧人。

萧敏变得很无聊，志高~~却~~皱起眉头~~说~~道，她去  
了两岸中国，不知怎的跟裡面挂上了钩，做起走私生意来  
了。









，一面感到今日的汗毛都張開了，一股寒風似的涼意直鑽到

4. 爲勞動場受聘的情況，我向他詳細說說了一通，我一面作着  
投到百老匯上一家中國飯店吃飯，他將父親在崇明  
勞改，在那人間地獄裡熬了九個斗頭。後來父親請教  
通外國的銜證，父親那第一等，刻着配到崇明監獄  
書信，直替父親寫來滔天大禍。那些信被認定是父親裡  
投出了信封寫給他的信，那些信，是父親從美國  
寄到香港親朋好友轉遞進去的，沒料到，一封平常的家  
書，竟替父親招來滔天大禍。那些信被認定是父親裡  
通外國的銜證，父親那第一等，刻着配到崇明監獄  
勞改，在那人間地獄裡熬了九個斗頭。後來父親請教  
投到百老匯上一家中國飯店吃飯，他將父親在崇明  
爲勞動場受聘的情況，我向他詳細說說了一通，我一面作着

致斌 格

青島教訊

招待會  
完畢







她是... 系统的

「我明... 好吧，我随口问道。」

我把她休掉了。... 初进... 人物... 那... 同行街... 莫

... 手裡... 莫明... 去吃宵夜。

... 想到... 中国... 高

No. 6

... 走和古董。

... 有这种事！我脱口叫道... 莫明在... 恩极

... 出来... 她... 我对她说：这种不义之财，

... 能去高... 她指着我的鼻子，叫道：

... 主义的... 就



是个罪人。Criminal。她大喊。  
能志高突刺呵呵的笑着，他那一头灰白凌乱的头  
发颤动着。

她在暮色中用了一个小时玩，就在 Suther 前面。  
Madame ~~Roots~~ ~~Rita's~~ Hsiao's Curiosity Shop。  
事半功倍不过她吧。

傍晚，金山湾的湖面起雾了，~~雾~~，对岸波声  
来，~~雾~~在雾色中一片朦胧。我  
们的车子驶上跨桥，~~雾~~，~~雾~~刻  
划进了车窗，带来一阵彻骨寒意，我们不同都把车  
窗摇上。车窗到桥中央，能志高递过一张纸条：  
其实也难怪，~~雾~~。

她嫁给我

我还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前阵子经济不景气，~~我~~又回去  
~~找~~业，~~我~~在家裡一段时间——我拒绝去领救济  
金，~~我~~告辞了在餐馆打工的钱过活。老罗，你是知道的  
，~~我~~及我，找事难，这阵子，我的工作一直不穩定。  
~~我~~控子，~~我~~家公司了。  
有一天晚上，能志高从劳伦斯实验室回来，

張的時

白

他為救祖國立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是國難的領袖。  
 事以國難，國為我的時期，是民盟的領袖。  
 細人如，國共內戰時，龍非立已報上經商表文章改  
 建國民黨，過半，全靠他靠之保出來的。後黨可是  
 五七斗反反以的時候，龍非立又因直言，批評共產黨  
 被劃成右派，章羅聯盟的案子裡，下放到北大  
 荒勞改了幾年。龍志高想起他的大伯，  
 務給我的很有感，龍非立董的東之圖之館去批出他  
 的著作來看，他大伯是去過蘇丹古的史學教授，專治解  
 的。

文革時，我大伯被整得很慘。紅衛兵在他家裡  
 門了他七書後，用腳踢他的牙齒，一敲一敲。  
 得指去。

重。我的媽陪上去擁護他，也被敲斷了一條腿。夫妻都  
 門得好苦。我的媽後來死在牢裡。——  
 就奴的。

作古白吃。  
 他倒還活著，龍志高轉向武進道，今天晚上許可以見  
 到他，他前天剛到武進。我備到他的去投靠。  
 我的堂哥，連兩夫住在那裡。

龍志高的公樂花六十二街，那丁區域近里人巨，  
 都恨反黨了。龍志高住在三樓，他提了我的行  
 李箱上去，却把一袋一袋牛皮紙塞给了我，袋子裡  
 是情話的香煙。

就他  
 白  
 龍非立  
 清給我的  
 他大伯  
 反國史的  
 的事跡。

No.

No.

这就是我的女师。

便房向靠窗的一铺单人床上坐着一位老人。他看圆珠笔便缓缓地立了起来。他的身躯瘦弱，像一根干柴。他有些吃力的样子。

这就是我的女师。她志高介绍道。他把行李箱推了给我。我去搬箱子吃饭了。你们都吃饭了。

她志高的女师就非立有七十岁。用外了。头上毛髮稀疏。她那双眼睛有些呆滞。好像戴着一副面具一般。乌黑的面颊有些重叠。如同一片裂裂的吉帕。我向他打招呼。他的眼皮颤动了。西下。他定出笑容。可是脸上却完全僵硬。一张表情也没有。只

肌肉

的僵硬

是他那一对眼睛。大概眼窝有毛病。泪水汪汪的。窗

间不大。墙上挂着一张。摆两张林及一个衣橱。窗

前一只大箱子。箱子上搭着一件衣服。把位

都收拾去了。我正跨着箱子。我的行李箱。老人

却走过去。双手握那信箱子。从地上扶起。他

把箱子重。他的双唇都发抖。就捧起向他道了歉。把

她身上穿了一件黑棉襖，冰月就了，好像指

的包着一件像

的包着一件像

鄧教授  
某先生  
在座  
No. 3

愈思念，愈想去了解他的生活也。我常写信给  
~~信~~ 哥几次来信，提到文祖。总是说，  
~~信~~ 祖國，~~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交下派出了一个教授，~~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了長春藤古史訪問，在哥倫比亞大學招待會時，我特別  
 請去參加，果然遇到國中文祖昔日的老同事鄧志偉鄧教授  
 拍胸脯學。權威。鄧教授說，文祖與我年齡相仿，  
 已近七十，~~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可是，~~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却透着一股飽經風霜後的豐饒，只是他誇詞文祖之死，~~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不勝欷歔。他嘆息：其實他再撐兩  
 任平的個性，太耿直了。~~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之。月，~~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給哥

被罰

文祖果真是自殺身亡的。我從哥的信上已經  
 了。文祖因為個性剛直，不肯違謊認錯，在考場上，  
 常之挫折。最後一次文祖被罰，~~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十下了，掬。他體力支持不住，一發始  
 這場。他得兩分的。文祖一氣之下，把一瓶  
 臺坑用的監酸一仰而盡，~~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任平太認真，鄧教授摇头。他指了一指。  
 跟美國學者談話風生的。文祖太教教授，  
 耳有幾個新跟文祖在一起考場上。你去問文祖，  
 不不。文祖心痛的，~~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最之文祖心痛的，~~信~~ 祖國。這是我祖國。  
 帶頭。  
 之革命。

這人自  
十教授

跟賴國棟  
都

No.

~~他~~ ~~决~~ ~~到~~ ~~衣~~ ~~彼~~ ~~比~~ ~~一~~ ~~直~~ ~~没~~ ~~有~~ ~~通~~ ~~过~~ ~~。~~ ~~头~~ ~~每~~ ~~到~~ ~~这~~ ~~所~~ ~~到~~ ~~一~~ ~~些~~ ~~同~~  
~~於~~ ~~他~~ ~~的~~ ~~消~~ ~~息~~ ~~。~~ ~~就~~ ~~志~~ ~~高~~ ~~博~~ ~~士~~ ~~了~~ ~~。~~ ~~发~~ ~~现~~ ~~他~~ ~~成~~ ~~为~~ ~~指~~ ~~导~~ ~~教~~ ~~授~~ ~~以~~ ~~前~~  
~~他~~ ~~考~~ ~~如~~ ~~东~~ ~~风~~ ~~社~~ ~~刊~~ ~~中~~ ~~西~~ ~~部~~ ~~各~~ ~~女~~ ~~学~~ ~~去~~ ~~来~~ ~~连~~ ~~。~~ ~~回~~ ~~国~~ ~~是~~ ~~今~~ ~~天~~ ~~。~~  
~~西~~ ~~人~~ ~~还~~ ~~很~~ ~~出~~ ~~了~~ ~~一~~ ~~阵~~ ~~风~~ ~~头~~ ~~。~~ ~~非~~ ~~常~~ ~~激~~ ~~进~~ ~~活~~ ~~跃~~ ~~。~~ ~~後~~ ~~来~~ ~~就~~ ~~志~~ ~~高~~  
~~是~~ ~~谁~~ ~~他~~ ~~的~~ ~~学~~ ~~生~~ ~~呢~~ ~~。~~ ~~这~~ ~~所~~ ~~有~~ ~~的~~ ~~女~~ ~~都~~ ~~断~~ ~~决~~ ~~了~~ ~~。~~ ~~这~~ ~~次~~ ~~我~~  
~~就~~ ~~穿~~ ~~了~~ ~~是~~ ~~谁~~ ~~的~~ ~~教~~ ~~师~~ ~~呢~~ ~~。~~ ~~这~~ ~~次~~ ~~我~~ ~~一~~ ~~小~~ ~~有~~ ~~名~~ ~~气~~ ~~。~~ ~~但~~ ~~是~~  
~~他~~ ~~是~~ ~~没~~ ~~有~~ ~~想~~ ~~到~~ ~~。~~ ~~就~~ ~~志~~ ~~高~~ ~~一~~ ~~直~~ ~~在~~ ~~中~~ ~~南~~ ~~海~~ ~~区~~ ~~。~~ ~~只~~ ~~是~~  
~~他~~ ~~引~~ ~~自~~ ~~意~~ ~~南~~ ~~去~~ ~~了~~ ~~。~~ ~~我~~ ~~跟~~ ~~就~~ ~~志~~ ~~高~~ ~~站~~ ~~在~~ ~~环~~ ~~球~~ ~~航~~ ~~空~~ ~~公~~ ~~司~~ ~~出~~ ~~口~~  
~~处~~ ~~。~~ ~~互~~ ~~相~~ ~~帮~~ ~~帮~~ ~~的~~ ~~整~~ ~~了~~ ~~半~~ ~~天~~ ~~。~~ ~~没~~ ~~有~~ ~~想~~ ~~到~~ ~~。~~ ~~他~~ ~~也~~ ~~忘~~ ~~不~~ ~~了~~ ~~。~~  
~~不~~ ~~的~~ ~~而~~ ~~同~~ ~~。~~ ~~两~~ ~~人~~ ~~都~~ ~~说~~ ~~言~~ ~~犯~~ ~~禁~~ ~~越~~ ~~界~~ ~~。~~ ~~坐~~ ~~得~~ ~~高~~ ~~。~~ ~~嘶~~ ~~嘶~~ ~~地~~ ~~。~~ ~~流~~ ~~水~~  
~~都~~ ~~出~~ ~~来~~ ~~了~~ ~~。~~ ~~我~~ ~~也~~

(21x25)

真善美

No. 4.

本来一及炯炯大眼，显得像就自一般。一下子拉陷了下去，  
 跟坑坑洼洼，乌黑的眼，像两块泥的。他身上裹着一半  
 黄不白的葛风衣，上面一块块印着油了。他的身  
 身本来自孔高大，有六吹，说在瘦了，一根根的骨  
 头的你都在外撑似的，那件葛风衣在他的身上，  
 机车的寒风一吹，抖抖索索，有一般没运不出的某  
 翠、嶙峋。前高高了，我一把指我手中的行李箱，  
 过去，朝我打量了一下，哼道：  
 瞧你这份德性！马仔，你是来送客的，还是朝骂的！  
 我穿了一身三件头深黑西装，还穿了一根带的带。  
 这真真真真的  
 我竟能志高有十年没见面了，自然那一次在伯直某我的

大板书  
送客

高中  
的  
运  
行

更  
得  
出

真

Empty green grid writing area.

Handwritten text in a green grid writing area.

媽的，馬仔！就高突地<sup>出手</sup>了，我一壽，笑道。  
媽的，靴頭，我也回了他一壽。

我们又互相推了兩把，都樂了起來。我跟龍志向在建  
國中學就同班同學，而且同班。我做<sup>一直叫他</sup>靴頭，他  
確實是我們的斗頭。我們C班是保送班，大家的功課都很  
~~好~~，但~~就~~志高~~年~~放第一，物理~~考~~場~~得~~如~~一~~百分。  
行，但~~就~~志高~~年~~放第一，物理~~考~~場~~得~~如~~一~~百分。~~考~~

Empty grid for handwriting practice.

Grid for handwriting practice with handwritten text.

媽的，馬仔，亂志高信了，我一卷。  
 媽的，就頭，我也回了就志高一卷。  
 只這一陣犯笑，我信。  
 半百的斗歲，又回。  
 去，那時候我們都叫就志高一卷。  
 頭。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道，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茅台，吐了一口气，他接着说：

「你真是...」

那个老人一直衣领扣得紧紧的，他大口大口吃着东西，

他们是用脚敲敲的。」

能，喂，能，你猜谁射杀了...」那个黑头发的女人

你到房裡去看电视去，能志高命令那个女人道。

No. 12

为甚麽：房裡的电视屏幕小，女人抗议道。

我叫你去你不去嘛！能志高提高声音，走近去善友

掉，走向卧室，开了房门，她却转身向能志高大声叫道：

今晚你别又喝醉啦！喝醉了不是不睡觉的！

女人一能志高头着床

No.